

孩子喜歡玩具?喜歡買好吃的?不,下面這 10 項,才是孩子真正喜歡且需要的禮物。

1.臨睡前的一個吻

孩子臨睡前的一個吻,孩子遇到困難時輕拍他們肩頭的手,孩子受了委屈時一個溫暖的擁抱,孩子回家時的一個問候,還有一句“爸爸媽媽愛你”的表達。根據調查,這五項是孩子表示出的最想要的愛的方式。

2.請尊重我的個人形象

把孩子打扮成酷哥,靚妹都是現在的家長們很願意做的一件事,至於孩子們是不是喜歡家長給自己設計的“包裝”就不管了。有些家長總是愛用自己孩子的缺點去比別人家孩子的優點,有些父母總是在別人面前說自己孩子的不好,而不當眾對孩子進行表揚。然而事實是,有 80%以上的孩子對家長的這些行為表示不滿。孩子也重視自己的個人形象。

3.爸爸媽媽的尊重

把孩子的秘密當做笑話對別人講,家長們

原來,這才是孩子最渴望收到的禮物

對孩子的一些良好行為通常不能給予適當而及時的稱讚,而對孩子的錯誤,總是不分場合地過分指責和嘲笑。兒童的自尊是通過父母對其尊重培養出來的。

4. 爸爸媽媽給我當榜樣

在孩子的整個成長期,都會模仿父母的行為,並以父母為楷模。

5.告訴我做人的道理

孩子成長的道路上,需要家長提供一些為人處世的規則,以使其懂得凡事不能為所欲為,以及自我約束的重要性。這些教育卻不能是生



硬的。

6. 讓我和爸爸媽媽一起玩

60%以上的孩子,和家長在一起遊戲的時間平均每天不到半個小時,20%的孩子不到 15 分鐘,另有近 20%的孩子在一天之內見不着家長。對於孩子們來說,再多的玩具,再好的保姆,再高檔的

幼兒園也代替不了爸爸媽媽。

7.給我一個小夥伴

孩子需要與同齡或略大的孩子玩耍,和夥伴在一起孩子能學會妥協、同情和合作,還會發展出一些新技巧、興趣、責任心等等。可是,沒有

夥伴成為現在城市孩子最大的煩惱。

8.和我一起養成好習慣

在現在這個時候,這一件禮物就更顯得重要,大部分孩子覺得以前父母不愛打掃衛生,不愛鍛煉,不注意飲食衛生。而近來,家長們都在改變着自己的生活,孩子們很高興。

9.給我一個可達到的目標

孩子沒有出生就開始學習,孩子剛睜開眼睛看世界就面臨着學習的壓力,孩子剛會說話就開始讓孩子學着閱讀,孩子一天天地長大,目標也一個個地增多,學習的壓力就越來越大。所有的孩子都不希望家長拔苗助長。他們說:“我們要的是學習的動力而不是壓力。”

10.讓我們一起笑起來

“我們的父母太嚴肅,太沒有幽默感。”這就是很多孩子覺得影視劇里的父母很出色的一個原因,因為,那些父母總是和孩子一起歡笑



我心歸去

我在聖·納塞爾市為時一個月的“家”,是一幢雅靜的別墅。兩層樓的六間房子、四張床、三個廁所全屬於我,怎么也用不過來。

房子前面是藍色的海,旁邊是綠色的公園。很少看見人,除了偶爾隔着玻璃窗向我噤里呱啦說些法語的公園遊客。

最初幾天的約會和採訪熱潮已經過去,任何外來者都會突然陷入難耐的冷清,恐怕連流亡的總統或國王也概莫能外。

這座城市不屬於你,除了所有的服務都要你付錢外,這里的一切聲響都棄你而去,奔赴它們既定的目的,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你拿起電話不知道要打往哪里,你拿着門鑰匙不知道出門後要去向何方。電視、廣播中,以及行人的談話全是法語,把你囚禁在一座法語的監獄無處逃遁。從巴黎帶來的中文報紙和英文書看完了,這成了最嚴重的事態,因為在下一個鐘頭、下一刻鐘、下一分鐘,你就不知道該干什么。你到了懸崖的邊緣,前面是寂靜的深谷,不,連深谷也不是。深谷還可以使你粉身碎骨,使你頭破血流,使你感觸到實在;可那不是深谷,那里什麼也沒有,你跳下去時不會有任何聲音和光影,只有虛空。

我這才明白,為什麼異國的旅遊景區都

不能像故鄉一樣使我感到親切和激動。我的故鄉沒有繁華到令人酥骨的都會,沒有靜謐侵肌的湖泊,沒有悲劇般幽深奇詭的城堡,沒有綠得能融化你所有思緒的森林。故鄉甚至是貧瘠而臟亂的。但假若你在旅途的夕陽下聽到舒伯特的某支獨唱曲,使你突然熱淚涌流的聯想,常常是故鄉的小徑、故鄉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銀色的光澤,一只小羊還未歸家,或者一把犁頭還擱在地邊等待明天。這哪里對呀?也許舒伯特在歌頌宮廷或愛情,但我相信所有雄渾的男聲獨唱都應該是獻給故鄉的。就像我相信中國的二胡都只能演奏悲愴,即便是《賽馬》與《趕集》,也都是帶淚的笑。故鄉存留着我們的童年,或者還有青年和壯年,它成了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成就了我們自己。它不是商品,不是旅遊的去處,不是按照一定的價格可以向任何顧客出售的往返車票和周末消遣的節目門票。故鄉比任何旅遊景區都多了一些東西:你的血、淚,還有汗水。故鄉的美中含悲,而美的從來就是悲的。中國的悲含有眷顧之義,美使人悲,使人痛,使人憐,這已把美學的真理揭露無遺。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旅遊景區的美都多少有點不夠格,只是失血的矯飾。

我已來過法國三次,這個風雅富貴之邦,無論來多少次,我也只是一名付錢的觀賞者。我與這里的主人碰杯、唱歌、說笑、合影、拍肩膀,我的心卻在一次次偷偷歸去。我當然知道,我會對故鄉浮雲四溢的墟場失望,會對故鄉擁擠不堪的車廂失望,會對故鄉陰沉連日的雨季失望,但那種失望不同于對旅泊之地的失望,那種失望能滴血。血沃之地將真正生長出金麥穗和趕車驢。

又到年關,我回顧了自己的財務狀況,悲從中來。要知道,我曾差點兒趕上一場鈔票雨。

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虛擬貨幣從 2017 年火到 2018 年。這種看不見摸不着的錢十分值錢,一年內多次如火箭般升值。

據說,一個新時代來了,基於密碼學原理而非信用的貨幣將推動去中心化的潮流。比特幣受到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德國宣佈承認它的合法地位,加拿大街頭出現了比特幣 ATM 機,全球近萬家商場支持用它付款。比特幣的價格一度超過了黃金。

我和一位前輩分別注冊了比特幣中國賬號,加了好幾個討論小組,準備大干一場,從而脫貧致富。

接着噩夢般的日子就來了。比特幣在中國的交易價格瘋漲了半天,接着垂直掉落,過程像蹦極一樣。國際上各平台的負面新聞接連襲來。接着,央行表態了:比特幣不算貨幣。

“健康的投資就是,錢投進去了,晚上能睡得着覺。你睡得着嗎?”前輩問我。

我睡不着。我沒見過什麼世面,只想揩點時代的油,沒有為時代獻身的覺悟。

我退出後,那位前輩又堅持了一年半。剛開始他還不時和我交流,比如轉去日本市場交易——“那邊市場更穩定一些”,改為炒萊特幣——“最近風頭正勁”。後來,這位前輩就不咋提這茬了。我的工作走上正軌,我也結了婚,把當年的財富美夢拋在腦後。

2017 年年初,比特幣這個詞又開始零星出現在新聞里,我沒在意。再後來,認識不認識的朋友都開始談

區塊鏈財富傳說

論了,我還是沒走心。我吃過虧,長了教訓,總有一種過來人對經驗的盲目自信。

快去年底,當幾乎所有人都在討論這個詞時,我才意識到晚了。

我的丈夫對此十分失落:“以後孫子問你:‘奶奶,比特幣還便宜的時候你怎么不買?’你如何回答?”

我試圖挽回尊嚴,開始刻苦鑽研。一個詞橫擋在眼前:區塊鏈。據說,這是虛擬貨幣組織形式的本質,有較廣泛的應用,因此也有不可限量的價值。

2013 年,大家討論最多的還是炒幣和挖礦,我沒聽說過區塊鏈這個概念,只能找一位正在比特幣海洋里游泳的朋友求教。

“區塊鏈就是一種數據塊鏈條,每個數據塊包含前一個的哈希值。”

“哈希值是什麼?”

“是一種散列函數,能夠從任何數據中創造出‘指紋’。”

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要求他先說說這和虛擬貨幣有什麼關係。我的朋友涵養很好。他醞釀了一會兒,解釋說虛擬貨幣有兩面:一面是世俗世界,核心就是“信”,不信什麼都是白說;一面是技術世界,這個世界由區塊鏈支撐。

當年那種感覺又回來了。雲里霧里,如夢似幻,讓我夜不能寐。

“我不可能通過這個賺到錢了嗎?”我嘆了口氣,問他。

他露出了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



家里有親戚從中國來旅遊,紐約這站我做地陪。這個活兒原本不難,在過去的 18 年里,我已經不止一次扮演這個角色。不管是來開會的、來旅遊的、來培訓的,還是來考察的,到了紐約,都是按圖索驥,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聯合國總部大樓、自由女神像、華爾街這些舉世聞名的景點匆匆走上一圈,咔嚓咔嚓拍些照片,再到唐人街的中餐館吃一頓似是而非的中國飯,大家就都心滿意足,而我也算得上仁至義盡、功德圓滿了。但最近這些年,情況變得複雜起來。

比如這次,我們一行在曼哈頓逛了一整天,最後來到霓虹環繞、流光溢彩的時代廣場。坐在廣場中間的觀景台階上,眾親戚發話了:“這就是時代廣場啊?這麼小!”

“是啊。”我語帶歉意地說。

“這些霓虹燈什麼的還不如我們國內的好看呢。”

“是嗎?”我訕訕地說。

“這兒好像沒什麼呀。”

“就是嘛。”我隨聲附和。

“那為什麼還有那麼大名氣呢?”

“那我們來這里看什麼呢?”

“嗯……看人吧。”我實話實說。

所有人都笑了,但我是認真的。

多年來,我在採訪來自中國的移民或遊客時有個習慣,總會問一問他們初來乍到時,紐約留給他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這本來是個無心之問,為的是給接下去的對話暖場,但當這些答案串在一起時,竟能折射出時代的滄桑桑田。

一個 20 世紀 80 年代初來紐約的藝術家說,那個年代中國的牙膏還是鉛皮包裝,曼哈頓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讓他看得目瞪口呆。

一個 20 世紀 80 年代末來紐約的國企職員說,紐約超市里豐富的商品,讓她眼花繚亂,她曾經在擺放洗發水的貨架前站了半個小時,還是不知道上面擺的十幾種大小、顏色各異的瓶瓶罐罐該買哪個好。

一個 20 世紀 90 年代初來紐約的大學教授說,他很想逛逛第五大道上的名品店,卻沒敢

進去,覺得自己太寒酸。

一個 20 世紀 90 年代末來紐約的高中生說,他第一天上學,學校里發了紙盒裝的牛奶,他花了好久都沒搞清應該怎么打開——此前他沒見過紙盒裝的牛奶。

一直到 2000 年,我來美國留學的時候,對於公園和運動場上隨處可見的飲水器,我還是不好奇了很久,特意拍了張喝水的照片發給爹媽顯擺。

紐約没什么好看的

這些現在聽上去就像老相冊里那種加塗紅臉蛋的照片,色彩鮮亮卻蒙着歲月的煙塵,一看就知道屬於另一個年代。最近這些年里,這個問題的答案清晰、明確,卻也變得越來越千篇一律,大抵都是:“紐約,不過如此。”

移民來的人一落腳就開始懷疑來這里是個錯誤的決定,慕名而來的觀光客也難免像我家親戚那樣摸不着頭腦:這里的地鐵站光線昏暗,軌道上老鼠橫行,遠不如中國的敞亮氣派;高級餐館也鮮有包間,用的餐具看上去都很有年頭了,遠不如中國的光可鑒人;曼哈頓動輒千萬美元一套的豪華公寓,從外面看上去也不過就像中國大城市里隨處可見的現代化高樓;中央公園不過是一大片草坪;華爾街不過是幾步就能走到頭的小巷子……真的,來這里看什麼呢?

2016 年,美國的半官方旅遊推廣機構“美國牌”拍了一個紀錄片《國家公園探險》,在 15 個國家的 120 多個城市放映,希望吸引外國遊客來參觀美國的國家公園。中國遊客被列為重點目標人群。

“美國牌”的市場部總監湯姆·加爾齊利是個有多年經驗的老導游。他告訴我,之所以把中國遊客列為重點,是因為中國已經過了出國游的“青蔥階段”,開始出現第二次、第三次來美國的“資深遊客”,他們需要的不是到著名景點走馬觀花,他們對深度主題游應該會更感興趣。

趣。

商人的嗅覺是靈敏的,他們往往能比普通商人更先一步預測到市場需求。在這個前提下,說不定也是時候跟中國遊客說一說那個不在旅遊手冊上、被大多數人忽略卻最值得看的紐約。

說實話,這年頭紐約已經找不到能讓見多識廣的中國人有興趣抬抬眼皮的豐饒闊綽和富麗堂皇的景觀。富饒、奢華、“高大上”,早就

悄悄地轉移陣地,成為中國的景觀。如果說紐約還有什么在中國不常見到的東西,那只能是來自世界各地、膚色、發式迥異的人們共同構建起的多元文化。

有一次,我和一個中國來的朋友走在曼哈頓街頭,他突然說:“這里好像沒有多少美國人。”我知道他指的是白人。紐約的 850 萬人口里,白人只佔不足一半,將近四成是在外國出生的移民。但他們就是美國人,或者說他們就是紐約人。他們帶著各自的文化和習俗,來到這個被稱作“大熔爐”的城市,劃地而居,形成了“唐人街”“韓國城”“小印度”“小加勒比”這樣

特色鮮明的城中城。因此也有人說,紐約並不是“大熔爐”,它更像一個“色拉碗”——人們並未真正融為一體,而是各自為政。但不管你把她叫什么,正如一句英語俗語所說的:It is what it is.(該是什麼就是什麼)——紐約呈現出的大概就是不同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雜居共處的最可行模式。

也正因為有了這些各具特色的小區,連接時代廣場和華人聚居區法拉盛的 7 號地鐵線才會被稱為“國際快車”——據說這趟線經過的地區,

人們說的語言有 100 多種。沿途你可以品嚐到眾多國家的特色美食,欣賞到不同民族的服飾,在沿街的小店里見到各種稀奇古怪的玩意兒。

對中國遊客來說,逛這些地區大概需要勇氣。非主流的美食未必能滿足根深蒂固的中國胃,非主流的樣貌也未必能滿足中式的審美,名氣不夠大的非景點照片發到朋友圈也不見得有人點贊。更重要的是移民聚居區往往是他們母國面貌的潦草翻版,而居住在 7 號線近旁的移民,他們的母國大多在經濟上遠遠落後於中國。誰願意遠道而來,去看一些破舊、衰頹、雜亂無章的第三世界景觀呢?

但正如外國人到北京最愛逛的衛衛一樣,紐約這些雜亂的少數族裔街區里有這個城市最讓人心動的衆生相。它們的使命並不是展示中國遊客已經司空見慣的都市繁華,而是呈現人在這個世界上從樣貌到習俗千姿百態的存在,以及與這些千姿百態的人比鄰而居、相互依存共生的可能性。

在這個越來越以“我們”和“他們”劃分的世界上,“我們”對“他們”從信任、接受到欣賞是個漫長的過程。如果每年來到紐約的 100 萬中國遊客能從紐約的見聞中更切身地瞭解多元之美,拓展包容之心,從這里開啓一段對“異類”以同理心相待的旅程,那就真的算是不虛此行了。

